

本期內容

追問	1
帳篷下的佛頂尊勝佛母	10

追問

與烏金督佳仁波切〈Orgyen Tobgyal〉問答

主題：宗薩欽哲仁波切

2015 年 7 月 5 日 • 巴黎

您能否談談宗薩欽哲仁波切？

「宗薩」是西藏康區一間薩迦巴寺院的名字；「欽哲」是宗薩寺的一名和尚，後來成為喇嘛。幾個世代以來，他的家族成員出家，且都住在宗薩寺的僧房。

「宗薩」屬於薩迦派的哦巴支系，但就薩迦巴系統而言，它並不是重要的寺院。然而這位欽哲喇嘛的功德非凡，西藏從未見過這麼偉大的上師。

這名和尚在宗薩寺的住所被稱為「企美·竹貝·嘎厝」〈Chime Drupe Gatsel〉，即後來眾所週知的「欽哲上師苑〈Khyentse Labrang〉」。在他一生中，眾人對他的崇拜和尊敬越來越多。儘管聲譽日隆，他卻在晚年時期雙足不出「企美·竹貝·嘎厝」。他像座山待在住所裡，如如不動；他總是很謙卑，完全不受世俗事務干擾。這名和尚的故事以及他的法教，如今舉世皆知，並且廣為修持。他的名字是蔣揚·欽哲·旺波。

他的姑姑，亦即他父親的姊妹，也住在宗薩寺。她是一位尼師，過去人們常說，她的證

悟甚至比欽哲旺波還高。

欽哲旺波七十三歲時圓寂，他的轉世是蔣揚·欽哲·確吉·羅卓。除了晚年成為「那巴」〈ngakpa：在家修行者〉之外，欽哲確吉羅卓的故事與他前世的故事非常類似。他的轉世揚希仁波切，是當今眾所週知的宗薩欽哲仁波切。

您與這位揚希仁波切——現今的宗薩欽哲仁波切——有何因緣？

前二位欽哲仁波切，亦即第一個和第二個化身，他們的功德或許和佛陀、蓮師一樣；但對我而言，前二位欽哲甚至比佛陀或蓮師更偉大、更重要，我認為他們更仁慈；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更喜歡他們。我非常了解他們的揚希仁波切〈譯註：轉世祖古〉，因為我初次見到他時，他只有七歲，我已經認識他 48 年了，而且我們時常在一起。我們的緣分非常深。

宗薩欽哲仁波切真正的根本上師是誰？

他有很多不同的老師，所以我不能確定。雖然不完全是這樣，但我認為對他來說，他最重要的老師、他的根本上師是薩迦法王，然後是他的祖父怙主敦珠仁波切。怙主頂果欽哲仁波切是他相處最久、接受最多傳承教法的上師，他和頂果欽哲仁波切的緣分很不可思議。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日佩·多傑則是他懷有最大虔敬心的上師。他還有許多其他寧瑪、噶舉和薩迦派的老師，他也曾接受格魯巴的教法。事實上，他非常努力在尋找一位格魯派的根本上師，但無法找到任何一位與帕繡喀·德欽·寧波〈Phabongka Dechen Nyingpo〉沒有關聯的上師。他其實從未停止尋找，只是還沒能找到，這是他深感困難、遺憾的一件事。

我要說的是，他從各個不同的西藏傳統接受到許多灌頂、口傳教法和修持竅訣。誰知道他是不是比他的前二個轉世接受了更多教法！但因為秉持前世的真正利美精神，他可能是欽哲旺波和欽哲確吉羅卓之後，從藏傳佛教所有教派領受到最多教授和傳承教法的喇嘛了。

他從德松仁波切〈Dezhung Rinpoche〉領受許多薩迦傳統的教授、灌頂和口傳教法，那時他真的認為自己屬於薩迦巴。而後我見到他，依我來看，他說話的方式完全就是薩迦巴；所以我很高興。

他從他的外祖父蘇南桑波〈Sonam Zangpo〉喇嘛獲得非常多噶舉巴傳統的教授和傳承教法，例如「那洛六法」和大手印；他也全然投入瑜伽氣脈的修持。同樣的，當我在他接受這

些傳承教法時見到他，依我來看，他那時真的認為自己是噶舉巴。過去他常說，護法督索拉姆〈Düsol Lhamo〉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護法〈譯註：督索拉姆為噶舉巴的重要護法〉；他這麼說我認為很好。

然後他從紐舒堪布〈Nyoshul Khenpo〉接受大圓滿教法，例如《耶喜喇嘛》〈*Yeshe Lama*〉和耳傳教法〈*Nyengyü*〉。後來我見到他時，他告訴我大圓滿教法是如何的不可思議——對此我一點都不感覺驚訝。我從不懷疑他最終會成為寧瑪巴，但由於頂果欽哲仁波切不允許他在五十歲以前傳授大圓滿，所以他在較晚的時期才開始傳授這個法。

只要他能找到一位與繡喀·德欽·寧波沒有關聯的格魯派老師，就有許多教授和傳承教法是他想要領受的，例如「密集金剛」、「勝樂金剛」和「大威德金剛」。但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找到。

他也想得到噶舉巴《三內審密法》〈*Three Tantric Teachings for Inner Investigation*〉的教法：《甚深內義》〈*Profound Inner Meaning*〉、《二部喜金剛根本續》〈*Two Sections of the Hevajra Root Tantra*〉以及《寶性論》〈*Sublime Continuum*〉；但至目前為止，他還沒有機會。在這些方面，他與其他欽哲轉世非常相像。

他的前一世與某些苯教上師有重要關係，但揚希仁波切至今還未提到苯教，沒有相關的事情發生。而蔣揚欽哲旺波過去是覺囊巴傳承的一位主要持有者。

所以，宗薩欽哲仁波切顯然是利美傳統的護持者，他就像是個欽哲轉世。然而寧瑪巴的人說他像薩迦巴，所以不讓他參加我們寧瑪巴在菩提迦耶的大會。有人建議將宗薩欽哲列入寧瑪的委員會，可是有些人反對。反對的人說，宗薩欽哲的問題在於他就像梵天神，有四個頭，所以完全無法代表寧瑪巴的人。

在薩迦巴中，雖然每一個人都對薩迦法王懷有最崇高的尊敬，但其他的薩迦喇嘛都沒有受到真正的尊重。噶舉巴的人過去認為蔣揚欽哲旺波是「生命金鬘」〈*Golden Rosary of Lives*〉傳承上師之一，那時他是噶舉傳承最偉大的上師之一，但如今他們已經將他剔除。至於格魯巴，整體來說，他們已不再尊崇蔣揚欽哲。

宗薩欽哲是許多重要喇嘛的轉世，但是他的行為以及，例如他的衣著，常常很怪異，而且他做許多奇怪的事情是有名的。為何如此？

藏傳佛教有三種法門：聲聞教法、菩薩教法和密咒教法。在印度，這三種法門經常被分開修持；但西藏傳統讓修行人可以合修這三種法門。因此，我們當然必須重視聲聞教法的戒律。所以當許多老師指示揚希仁波切接受出家戒，他親近的侍者和朋友也這麼請求，於是在二十歲那年，隨怙主楚璽仁波切〈Kyabjé Trulshik Rinpoche〉受出家戒。當時我也在場，不過最後他沒有真正接受出家戒。

儀式以非常繁複仔細的方式進行。雖然小乘戒律只要求五位比丘在場，但楚璽仁波切邀請了十位；其中兩位已經破戒。我們知道他們已經破戒，但我想楚璽仁波切並不知情。大約一年以後，那二人捨棄僧袍、遠走他國。這就意謂，符合小乘傳統所要求的完整出家戒在當時並未圓滿；因此，揚希仁波切沒有接受小乘的出家戒。既然不受小乘戒律的約束，他就沒什麼需要持守！也許他感覺，在發願的層次上，他好像是在維持戒律，誰知道呢？但從小乘的觀點，沒這種法門。既然不受這些戒律束縛，為什麼他得表現出好像有受戒？如果沒有受戒，宗薩欽哲仁波切絕不會假裝自己已經接受小乘戒律——他絕不會做這種事。

宗薩欽哲仁波切做很多奇怪的事，這種說法不正確。在比較異類的場合，他或許穿著奇裝異服；或在公共場所、在眾目睽睽之下，他戴著怪異的帽子或假髮；而且，他或許還擁抱、親吻女孩。但這些行為在西方社會司空見慣，那是西方傳統的一部分，對吧？電視上甚至可以看到有人親吻達賴喇嘛！

宗薩欽哲不會穿戴嘿魯嘎的服裝、嚴飾，或像個瑜伽士到處走動。而且肯定的是，他也絕不會假裝他從未獲得的證悟。如果你不是個大成就者，公開穿戴這些東西很不好，因為這是破壞三昧耶。然而有些人卻抱怨宗薩欽哲沒有那麼穿！我個人認為他最好不要那麼做。你必須獲得很高的證量和偉大的力量，才能戴上受戒居士〈ngakpa〉的嚴飾。即使像怙主敦珠仁波切，他也從沒穿著受戒居士袍，他總是穿得像個一家之主。

我很少看到欽哲仁波切穿著奇特的服裝四處走。不過，一旦你淪落世間並且必須與他人互動，就不得不穿上某類服飾，不是嗎？如今的喇嘛們似乎做各式各樣的盛裝打扮——他們看起來就像是中國皇帝，儘管他們既非國王也非皇帝！

欽哲仁波切做的最古怪的其中一件事，是穿著內衣褲走來走去。對於像我這種人，至少看見他只穿內褲會讓我感到不自在。如果你不小心撞見他半身赤裸，即使你知道應該要向他頂禮，通常你會嚇到不知所措！對於那些每天修持上師瑜伽並向他祈請的人，看到他穿內衣褲會感到有點不安。不過，這些想法和情緒都是心創造出來的。當我們修持、向喇嘛祈請時，他不就幾乎半赤裸地出現在我們的觀想中嗎？他不是戴著骨飾和佛母雙蓮嗎？我們招喚他時就是如此觀想！所以是我們的想法讓我們感到困惑。

大家都知道，宗薩欽哲偶爾穿著泳褲或褲子半裸著四處走動是有名的，那實在沒什麼好奇怪。但如果你告訴我「他在賣佛像」，我才覺得奇怪。或者他現在是一間大飯店的老闆或經理，要宰殺數以千計的動物，才能把肉放入菜單；或者他偷東西，或成為黑手黨的一員，或走私違禁品。但我們都沒聽說這種事，不是嗎？

世界上沒有人可以百分百地依佛法而行，那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宗薩欽哲自己沒有持出家戒卻傳授出家戒，這會很糟糕；或者如果他說謊，或傳說他騙人，或做與佛法無關的事；但對宗薩欽哲最主要的批評似乎是他有一些女朋友。這有什麼獨特或讓人感到驚訝的？宗薩欽哲有個女朋友有什麼特別？世界上多少億的男人，其中多少人有一個女朋友或一個太太？或者有很多女朋友或太太？單就我們寧瑪傳承，數以千計的上師比宗薩欽哲擁有更多的女朋友和伴侶。

宗薩欽哲仁波切做為一個上師，您認為他是個好上師還是糟糕的上師？或只是個普通上師？您的看法如何？

我們尋找上師的首要條件是，他必須是個好的佛法修行者，他確實應用佛法。要成為好的佛法行者，你必須佛學淵博，對吧？佛法非常浩瀚，你需要了解所有不同的教法並善用每一個法門，而且沒有混淆。這是我們所謂的「博學多聞」。

但如果不修持你所學到的，「博學多聞」無法帶給你任何好處。所以不論你在哪方面知識淵博，首先你必須透過修持把它應用在自己身上。如果你去修持，毫無疑問你將會獲得成果，但不是眼睛可以看到的那種成果。修持的目的是改變你的心；當這個改變發生時，我們說你是「慈悲」的人。獲得「慈悲」的好處是，你因此對眾生具有正面影響力。由於「慈悲」帶給眾生利益，所以「慈悲」是一位上師必須具備的第二種特質。

要利益眾生，你必須持守、維護並弘揚教法；我認為宗薩欽哲完全做到了這些。首先，他追隨 55 位不同的老師，研讀教法。不論他的侍者是否情求他、而後協助他研讀，或是他自己規劃一切，總之他花了很多年的時間研讀教法。欽哲上師苑最大的花費是花在支持他的學習。事實上，上師苑大部分的錢都花在他的教育上——這是利美精神必要的——因為教育總被認為比其他事情都重要。所以，他博學多聞。同時他也十分聰明，雖然沒有前二個轉世那種睿智，因為他得靠自己努力研讀來擴展智識。他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時間研讀和接受教法。

他也花許多時間修持。年復一年，他不間斷地在修持。他現在每天仍花很多時間修持。

其他「上師苑」——即上師在寺院裡的家及眷屬——把他們的精力、財力投入建造大型建築和院落，或擴建寺院，或設立投資基金以賺取更多財富。但在欽哲上師苑，沒有任何一位前個轉世的學生甚至想到這種事。上師苑大部分的錢、時間、工作、計畫，都投向揚希仁波切的教育。這有時讓財務陷入困境，上師苑甚至需要借錢讓他完成教育。但最終，沒有任何一位前世——欽哲確吉羅卓——的學生覺得，如此熱切地將一切資源集中在揚希仁波切的教育上是錯的。他們都覺得做了正確的事，也很滿意揚希仁波切的成就。即使像我這種人，容易產生邪見並且想太多，又很難生起信任，我都認為我們做不出比這更好的事了。

在證悟事業方面，還有更多成就會出現。如今，揚希仁波切的佛行事業如日中天；未來二三十年，他會成就更多事業。你們拭目以待！

宗薩欽哲仁波切為何做了許多其他上師從未做過的事？例如，拍電影。

佛陀的事業無法估量，那是沒有窮盡的。據說，眾生充滿整個虛空，對所有那些眾生而言，真正利益他們的是佛行事業。宗薩欽哲現在可以做一些從前西藏喇嘛們甚至沒想到過的事，包括像是拍電影這種不尋常的事。他打算最終要透過電影，讓全世界了解佛陀過去究竟做了什麼以及佛是一個怎樣的人。大圓滿法門引導學生了解法身佛是為了把心的本性介紹給學生，然後帶領他們通往證悟。但如果學生沒有獲得證悟，至少能與佛的化身有所連結，這讓他們獲得極大的利益，超越言語所能說明。所以宗薩欽哲拍電影的原因，可能是想要讓全世界都看見佛。

在整個大乘佛教裡，包括金剛乘，大家都說「研究」很重要。這是為何一個西藏喇嘛、一個難民，捐了那麼多錢給各個西方大學來設立佛學教席。當我聽到宗薩欽哲捐贈的金額，

連我都感到有點不是滋味——為什麼一個窮難民要給有錢的西方大學這麼大筆錢！但當我仔細思考後，才了解到他的願景是多麼廣大深遠。沒有人會有那種願景。他也捐錢幫助許多貧窮國家的人。雖然他從沒告訴過我這些，但我總都會聽到消息。

基本上，他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個上師應該做的。

先前的轉世，蔣揚欽哲旺波，遵循哦巴的規定，不傳授出家戒；而他的下一個轉世，欽哲確吉羅卓，早年時期替成千上萬的人受戒出家。現在的轉世，宗薩欽哲仁波切，雖然沒有參與任何小乘傳統的活動，但他仍非常尊崇小乘的教法；當他看見泰國的比丘，立即雙手合掌、頂禮。然而他做了一個上師應該做的所有事情，像是給予灌頂、口傳、修持解說等等。他傳授他所接受到的每一個教法。

特別是，他對金髮西方人的仁慈非常不可思議！老實說，我常納悶為何他對西方人如此慷慨大方。我想這一定是和某種悲心有關——對於親近和不親近的人沒有分別心——就是我們所謂的「平等捨心」。如果你依照人類不同的種族作區分，然後讓這種限制束縛你，那你如何去幫助和救渡廣大虛空中所有無量無數的眾生？這種平等捨的表現，的確是他非凡的特質。

有些人可以看見揚希仁波切的特殊功德，有些人不能。如果你仔細思惟，就會看到他的功德；如果你不思惟，就看不到。對於那些想要緊緊抓住傳統古老做事方式的人，要看到揚希仁波切的獨特功德尤其困難。這正是我的最大問題。如果你認為傳統非常重要，就會像我一樣。

宗薩欽哲仁波切還有哪些老師？我想知道更多。

宗薩欽哲的「喇嘛」和「老師」不同。喇嘛卻殿〈Lama Chöden〉來自康區的曩謙，是竹巴噶舉的行者，曾經在曩謙最重要的寺院之一「慈楚寺」〈Tsechu Monastery〉出家。許多年來，他是宗薩寺最好的和尚的之一。在宗薩寺的期間，他成為欽哲確吉羅卓的事業金剛。他曾經擔任欽哲確吉羅卓的親近侍者，那期間他接受了許多灌頂、口傳教法等等。如果深入閱讀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生平故事，你會看到，當蔣揚欽哲確吉羅卓傳授《毗瑪心髓》〈Vima Nyintik〉給包括喇嘛卻殿的一些親近弟子時，他們都親見無垢友在壇城中央。

總之，喇嘛卻殿成為揚希仁波切的親教師。他的知識廣博，了解各門學問，對所有儀式也很精通。出家戒律是他的修持基礎，他在閉關方面的成就非常驚人；閉關是趨近與圓滿的修持。他不但博學多聞，也是一個有才華、非常精進並且嚴守戒律的人；他完成非常高階的修持。當他還是仁波切的親教師時，有一晚他上床睡覺後，就再也沒醒過來。這是他圓寂的方式，沒有任何疾病或原因。

喇嘛卻殿之後，喇嘛烏金〈Lama Orgyen〉成為第二位親教師。他也是來自曩謙，也精通儀式修法，另外還擅長寫詩作文。我不知道他的修行有多好，但是當他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波德市〈Boulder〉蘇芒創巴〈Surmang Trungpa〉的地方因癌症而過世時，他示現了成就徵兆。

第三位親教師是喇嘛布則〈Lama Putse〉。他是我們寺院裡的領誦師。他博覽群書，寫作技巧高超，熟悉經文，也精通儀式修法。他擔任仁波切的親教師三年。我不知道他的修行如何，但是當他在尼泊爾圓寂時，據說他保持禪坐姿勢十六天，數以千計的人前去瞻仰他的遺體——「古棟」。祖古秋吉尼瑪〈Tulku Chökyi Nyima〉找醫生來看，然後問「他死了沒？」醫生們詳細檢查，最後說，他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喇嘛布則雖然看起來非常像是死了，但在其他方面卻沒有顯現完全死亡的狀態。喇嘛布則來自類烏齊〈Riwoche〉，是寧瑪巴的行者。

第四位親教師是惹空叟扎〈Rakong Sotra〉，來自德格。他起初為德格王工作，並成為國王宮廷內重要的一員；後來出家。他曾經是前世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學生，十分精通科學。他來自薩迦傳統，但完全沒有偏見。他是揚希仁波切的侍者，與仁波切在一起的時間比其他入久一點。

接下來第五位名叫囊妥貢嘎〈Shangtok Kunga〉。欽哲確吉羅卓圓寂後，囊妥貢嘎留在錫金，我聽說欽哲確吉羅卓不只一次出現在他的淨相裡。他非常博學，同時也是位了不起的「曲巴」〈chöpa〉——真正銘記教法並將教法應用在自己身上的人。欽哲確吉羅卓的出家弟子中，他是最受尊敬的一位。他在圓寂時，示現非常偉大的證悟徵兆。他擔任揚希仁波切的親教師時間不長，主要教導仁波切神聖佛典。

康卓·慈玲·秋瓏〈Khandro Tsering Chödrön〉有時會協助揚希仁波切閱讀，告訴他如何

唸誦某些祈請文。

這是我所知有關揚希仁波切老師們的故事。他們都很博學，並且具有非凡成就，我想這是為何他們對仁波切的修持有如此不可思議的正面影響，以及為何仁波切自己也變得如此博學、如此有證量。

親教師一天二十四小時陪伴並訓練他的學生。所以有數年的時間，揚希仁波切的親教師們一天二十四小時照顧他、陪伴他。親教師要教授所有的佛學科目，也要教世俗事務。親教師和學生一起吃飯、一起進行日常活動；用這種方式，親教師教學生如何吃、如何說話、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以及如何修持佛法。他們教導每一件事！

宗薩欽哲仁波切有機會和這些偉大的親教師一起學習，顯示出他擁有極大的福德。他的親教師都是他前世的學生，這是為何他們也對揚希仁波切懷有最大的尊敬、虔誠和淨觀。他們都希望揚希仁波切接受良好的世俗教育，同時也成為一個優秀的佛法行者；他們都懷著最高尚的意圖。

在薩迦佛學院，揚希仁波切隨堪布阿貝〈Khenpo Apé〉及堪布仁欽〈Khenpo Rinchen〉研讀大部分的神聖典籍——貝恰〈譯註：pechas，藏文文獻〉。他從這兩位老師領受了許多教法。

當頂果欽哲仁波切在錫金傳授《大寶伏藏》時，他全心朝向宗薩欽哲仁波切。他多次表示，他只專注於把所有教法傳給宗薩欽哲仁波切。

因此，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投注如此龐大的心力在仁波切的訓練上——包括仁波切自己——其成果只能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確如此。

(本文譯自網站 ALL-OTR <http://all-otr.org/public-talks/8-the-grilling>。翻譯：柔和聲編譯組)

🔗 回目錄 🔗

帳篷下的佛頂尊勝佛母法會

撰文：張瑞哲

「唉約，擠得我好痛喔！」

「噢？才剛繞完壇城走下來，我的座位怎麼被擠掉了？」

在以往舉辦的「佛頂尊勝佛母法會」中，有時會聽到這些話語。

連續六屆的「佛頂尊勝佛母千供法會」都在天母農訓大會堂舉辦。在喧囂的台北市裡鬧中取靜，固然令人歡喜，但隨著參加人數的增加，那個場地已不敷使用。

「那就去尋覓一個新的適合場地吧！」因為有許多朋友從外縣市或甚至國外來參加這個法會，所以尋找的場地必須交通方便、住宿方便，且不能距離台北市區太遠。找了三十幾個常舉辦法會的場地——三重小巨蛋、體育館、新店文化廣場、僑園會館.....，但想要在跨年期間連續十天租借場地，來舉辦一個平面座位的法會，因緣皆未具足。

「可以試試搭帳篷的方式，」-仁波切曾如是指示。

於是我們又接洽了好幾個場地。在仁波切的加持下，最後終於找到「台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電影主題公園」周圍是熱鬧的西門町電影街，相形之下，這個公園廣場顯得十分寧靜。面對一片空蕩蕩的場地，「這要怎麼舉辦十天的法會呀？」一些師兄姐們不免擔憂。

於是我們特別去找了一間擁有舉辦大型水陸法會和戶外慶典二十多年經驗的帳篷公司，請他們幫我們計算分析安全結構及施工流程。此外，我們也請國際聞名的建築師勘察場地，提供我們意見。再加上新製作完成的壇城要進駐會場，此



三方多次開會討論，沙盤推演實際狀況。數個月過去了，法會壇城整體終於在年底「無中生有」。

法會之前，義工師兄姐們花了許多時間進行前置的準備工作，包括手工製作千餘把緬甸紙傘、討論法會流程、作業分工等。法會期間更有近百名義工輪值為信眾們服務，前前後後忙得不可開交。帳篷下的「佛頂尊勝佛母法會」就在這樣忙碌卻又法喜充滿的氣氛中進行。

其實多年前，這個「電影主題公園」的廣場常有遊民聚集，後來經過政府管理，再加上此處夏天沒有冷氣空調、冬天沒有遮蔽建物，所以遊民大多已經移往火車站等其他地方，已鮮少來此。但這次法會所準備的美味茶點和素食便當，仍吸引了一些在附近逗留的遊民和居住的老人前來。

某天早上供茶點時，一位老人家嘴巴塞了一口小漢堡，手裡同時拿了兩盤點心。正當他還想再添一盤點心時，法會總幹事見狀告訴他：「這些點心飲料是功德主們要與參加法會的人結緣，您可以拿一份去享用，但是必須考慮到其他還沒有享用的許多人喔。您每天都可以來享用一份點心，不一定要進去參加法會，但哪怕您只是在外面對著帳篷裡面的壇城恭敬合掌一下，那也很棒，也算是和這個法會結緣了。」那老人家不好意思地放下手上多拿的幾盤點心，說道：「我好像太貪心了，好，我每天來恭敬合掌，算是隨喜參加法會，然後吃一份點心飲料。」第二天，那老人果然如是做了。

同一天接近中午時，一位狀似饑餓遊民但穿著整潔的男眾，兩眼盯著桌上尚未發放的便當，似乎很想討便當吃卻不好意思開口。為了不傷害其尊嚴，法會總幹事引導他說：「先生，我們這裡還缺義工幫忙搬桌子、擺放餐盒、引導信眾排隊領午餐便當，不知您願不願意幫忙，我們提供義工午齋便當。」他高興地答應了，旋即捲起袖子，幫忙搬運及引導排隊動線，臉上露出歡喜的微笑。

我曾以安全為由，不希望那些遊民來參加法會，但骨子裡是分別心與我慢心作祟，自以為比遊民高貴，嫌棄遊民的不潔。雖然我在書上讀過不少關於成就者隱身於市，或化為乞丐，或化為不起眼的市井小民，或示現瘋顛狀等的故事，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很難分辨、相信，也很難歡迎有這種示現者來參加法會。但誰知道這些遊民、乞丐、醉漢、精神異常者當中，沒有成就者或菩薩化身來點化我呢？而自無始劫以來，我何嘗不是在輪迴中飄來飄去的遊民呢？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帳篷底下舉辦法會。感謝仁波切慈悲主法並同意每天更換法座位置，感

謝祖古、堪布、喇嘛們的辛苦帶領，感謝十方的護持，感謝信眾配合排隊領座位號碼，感謝勞苦功高卻又無怨無悔的義工朋友們，感謝幕前幕後所有以各種方式協助這次法會的人.....

2015 年 1 月 9 日，第七屆「佛頂尊勝佛母千供法會」落幕，當天傍晚立即開始進行拆除撤收作業。到了第二天下午時，莊嚴堂皇的法會現場已不見蹤影，映入眼簾的又是一片空蕩蕩的公園廣場。繁華瞬間落盡，突然間，我彷彿體會到情器世界「虛幻無常」的空性本質。這令人不禁憶起《維摩詰經》上提到的：「啟建水月道場，大作空花佛事；降服鏡裡魔軍，成就夢中佛果。」以及《圓覺經》所載：「一切眾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花，從空而有」。

水月道場，空花梵行。我腦海裡浮現著帳篷下佛頂尊勝佛母法會的點點滴滴，內心充滿無限感激與慶幸。祈願我等如幻之無明眾生，能夠早日出離如幻之輪迴。

(作者張瑞哲師兄為本屆「悉達多本願會」會長。)

❧ 回目錄 ❧